

不问阴晴凭自开 ——一朵“小黄花”的生存智慧

□王子尧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文学院2024级本科

世间万物，皆有其道，有的植物也会身怀绝技却深藏不露。

那日，我漫步珠江公园，无意间被一簇小黄花吸引，它的根扎在高高的椰子树根里，开着小黄花，迎风摇曳，在晨光里拖着长长的影子，自在又从容。这平凡的生活，竟被她活出一束光来。

上网查了一下，这小黄花原来叫黄鹌菜，长得有点像蒲公英，在饥荒年代，它被称为“穷人的医生”，民间唤它“还阳草”。明代《救荒本草》一书曾将其郑重列入救饥野菜，曰：“解热毒，利肠胃。”寥寥数字，道出了它的珍贵。山坡林缘、潮湿的沼泽边、龟裂的荒地上，甚至椰树根盘错的缝隙之间，黄鹌菜皆能生根，因其顽强生长的形象，它甚至被作为图腾崇拜——我国西南彝族人就将其用于祭祀，视其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。白居易曾言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说的是荒草，但这荒岭中蔓生的小野

又何必没有倔强而温柔的生命姿态？

黄鹌菜像是一位守时、自律的隐士，它自带基因密码，不论阴晴，按时绽放，依靠光但不依赖光，它会随日出而绽放，随日落而合拢，与人类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节律如出一辙——植物学上来说，这是一种“感夜运动”，由光照、温度与生物钟共同驱动，为的是保护花粉、节约水分、精准配合传粉时机。然而黄鹌菜的智慧，远不止于“见光开花”。据说科学家曾将它置于全黑环境中，发现它依然准时开合，分毫不差。它竟然体内自带一套昼夜节律的生物钟，光照不过是每日为她“对表校准”的外部信号。原来“不问阴晴凭自开”，说的就是黄鹌菜吧。

黄鹌菜也是一位格局非凡的“家长”，它深知把孩子留在身边未必是庇护，放手放飞才是真正的成全。它的种子都自带微型降落伞，轻盈、蓬松，只待

风来，种子便随风而起，飘向天涯。就这份敢于放手让孩子闯世界的胸怀与胆识，已不知令多少患得患失的父母汗颜。

看着这棵平凡、不起眼的黄鹌菜，我不知不觉已想了许多。它是荒年的粮，是底层生存者最后一道温柔防线；它的花朵守时自律，内心自有乾坤；它的种子天生敢闯，有奔赴山海的勇气；无论有没有人欣赏，它都践行着自己的生命哲学。它耐寒耐旱的根系、精准运转的生物钟、御风而行的白伞，哪一个不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无数风雨后才琢磨出的生存真理？哪一个不是一次次自我迭代、蜕变重生的结果？她以千万年为单位，完成了自己欣然向阳的涅槃。植物尚且如此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拥抱那些能让它自己蜕变的风雨？

不问阴晴，我自绽放，不媚不俗，不依不靠——那一抹黄，就是生命与世界最温暖的相守。



向往 小薪摄

最好的高中与最好的大学

□周小木 广州广东文艺职业学院设计与工艺美术学院2025级

最好的大学在高中中的想象里，最好的高中在大学的回忆里。

我的高中是在粤西读的。三四线小县城，临海，不过高中生没有多少时间去观海。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，洗把脸去饭堂买一个已经吃腻了很久的包子，然后迷迷糊糊地回到班里，开始早读。一读就是一天。下晚自习后，我慢慢走回宿舍。坐了一天，腰有点疼，边走边伸了个懒腰，抬头便看到月牙弯弯、星星点点。有风吹过树梢，听到哪里窸窸窣窣的动静，却看不清。四处看看，有路过的同学低头走着，时不时看一眼手中的本子——是在背单词或公式吧。走回宿舍，就着夜景把牙刷了，躺到床上看着白晃晃的天花板，一边默记今天背的单词，一边闭上眼。已经十一点多了，明天还得六点起床呢。如果轮到值日，可能还要起得更早。

这是我高三的日常。最普通的一天。

哪一天不那么普通呢？月考完出成绩的那天。我拿着试卷看分数，努力平复着情绪，而周围人都在细声讨论着。直到夜晚，雨滴不知为何透过天花板，浸湿了我的枕头。我脑子里便回响着今天听到最多的两句话：

“没关系，下次考好点就行了。”
“没关系，高考完就解放了。”

高考完，真的解放了吗？我的大学是在省会城市读的。一线城市，没有海，但是有比海更新鲜的东西。而大学生多的是时间。

没有早课的日子，一觉睡醒已经中午，人还迷糊着，手已经摸到手机。先点个外卖，当早午饭一起吃了。吃完随便换件衣服，打开衣柜抓

到哪件就穿哪件，反正是去上课，又不是出去玩。走到教室找个靠后些的位置坐下。有时候来得太晚，只能硬着头皮坐前面。但反正是“水课”，坐哪里都一样——一边这样安慰自己，一边把课本往桌上一放，戴好耳机，打开手机。一下午很快过去了，课后拎着外套慢慢往宿舍走。天还没完全黑，一天的课已经上完了，我终于有机会看到天边那轮我高三一整年都还没来得及留意的日落。晚上在宿舍上床躺下，摸出手机，诶，才十一点多，明天好像没什么课，再玩会吧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，恍然间，一学期便要结束了。

期末考试周，光忙着求神抱佛脚了，忘记最应该求的是自己。好在老天保佑，最后都没挂科。看着成绩出来，有没有得到“解放”我不太清楚，我只觉得自己变得迷茫。

大学和我在高中时的想象不一样。

新城市交通发达，地铁便宜，花点小钱就能去到想去的商场景点。一到周末，约上朋友，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出去玩。心里却莫名有种空虚感，有些课觉得没必要听，有些专业课又听不懂。第一次踏入图书馆，我发现这里真的有很多书，走了一圈，竟不知道应该看哪本。

这时我发现，高中的回忆在我的大学时光里也变得不一样了。我忘记了那些痛楚，只念着回到过去，想念体育课上好友的笑颜、百日誓师时的少年心气、偷着点外卖的惊心动魄……

某个夜晚，雨滴再次渗透浸湿了我的枕巾。我很奇怪，明明已经换掉旧枕巾，新枕巾怎么还是会湿呢？

关于阅读最深的秘密

□张雨彤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4级

少年读书如月中窥月，中年如庭中望月，老年如天上玩月——这句话被引用得太多了，多到让人以为它只是在说“人生阶段不同、读书的感受不同”。

其实不止。它还说了个深刻的道理：同一本书，我们永远只能读到自己所能读到的那一部分。

少年读《史记》，读到的是英雄。荆轲刺秦，易水送别，慷慨悲歌。那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读懂了。多年后重读，读到荆轲上车之后“终已不顾”四个字，忽然心里一沉——他不是不想回头，是不敢回头。一回头，看见送别的人还站在原地，看见易水还在流，看见身后的世界照常运转，那口气就泄了。这个道理，少年时读不出来。不是少年不聪明，是少年还没有经历过“不能回头”的时刻。

书没有变。是我们变了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准确地说，是我们生命里那些还没有被经历唤醒的部分，当初读不到这些。书里一直有这些东西，只是我们当时还不具备看见它的眼睛。

这才是阅读最深的秘密：一本书来到我们面前，是我们要读它，也是它在读我们，读我们此刻能看见什么，不能看见什么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翻阅书页，其实也是书在翻阅我们——翻阅我们的阅历，翻阅我们的心境，翻阅我们这些年变成了怎样的人。

博尔赫斯说过，书不是孤立的存在，它是一场对话。

其实博尔赫斯没有说完。真正的对话，不是我们和作者之间的对话，是我们和那个“未来的自己”之间的对

话。我们此刻从书里读到的东西，是我们此刻的生命状态允许我们读到的东西。十年后再读，也许我们会读到别的内容。不是书变了，是我们终于走到了能和那些文字真正相遇的地方了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经典不怕被搁置。它永远等得起。它等的不是我们抽出时间，等的是我们长出能读懂它的那部分生命。

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书年轻时读过，觉得不过如此，中年重读却惊出一身冷汗。

汗。书没有变，是我们终于变成了能接住它的人。

我们今天谈论阅读，喜欢谈方法、谈效率、谈如何从书里获取更多。但真正要紧的不是我们从书里拿到了什么，是在我们在什么年纪、带着什么样的自己，走向了那本书。书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永远不是书的内容，是读它的人的模样。

春风又来翻书页了。我忽然想，这一阵风翻动的，或许不是书页，而是时间。

征稿

“花地·校园”版面向广大大学生征稿。

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3000字。

来稿请投邮箱：hdjs@ycwb.com。邮件请注明“花地·校园”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、班级等详细信息。

一份来自“蓝眼泪”的警告

□克利斯汀

最近，不少人都刷到在福建等地海边观赏“蓝眼泪”奇观的视频。每年4-6月，我国不少沿海地方都会出现被称为“荧光海”“蓝眼泪”的“海火”奇观，夜晚到海边观赏时，一大片幽蓝色的海浪随着潮水涌动而亮起，又像星光坠落般退回大海……场面十分浪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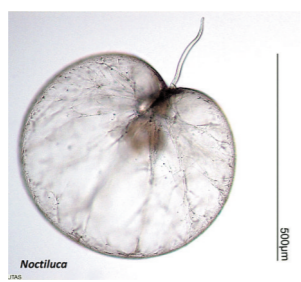
但这片如童话世界里一样奇妙的蓝色海浪，其实是因一种叫夜光藻的藻类而形成的，它的出现更多是海洋在向人类“报警”——这里的海水出现富营养化，可能含有各种病原体 and 有害物质。



广东珠海的夜光藻赤潮，白天看上去则是泥浆一样的赤潮(上图)，夜间却是一片绚烂的“荧光海”(下图) 资料图片



显微镜下的夜光藻特写 资料图片



夜光藻还是夜光虫？

“蓝眼泪”海滩其实是因夜光藻聚集后受到海浪等刺激，集体发光而形成的。

夜光藻是一种单细胞生物，直径约150微米至2毫米，极细小但肉眼可见，圆泡状的细胞体上会长出一条触手，用于捕获食物并送入触手基部的“嘴”里，以维持生命。作为海洋浮游生物之一，它们的特别之处在于这种单细胞藻类属于原生生物——原生生物是除了植物、动物和真菌这三大演化支之外的真核生物(有成型细胞核)的总称，它们代表着生物演化过程中的“单细胞”阶段——它们更适当的名字应该叫“夜光虫”，因为它们并不会光合作用，只能通过摄食“异养”为生。它们之所以还叫夜光藻，只是因为它仍隶属于甲藻门类，只不过在进

化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光合作用的功能。有一些夜光藻仍具备光合作用的能力，也只是因为它们体内“包养”了一些单细胞绿藻，它们可以为其提供光合产物。

夜光藻为什么晚上会发光？原理只是因为它体内细胞里有许多被称为“闪光体”的小泡，这种小泡里面含有一种荧光素酶。当它们随着海浪冲上沙滩被拍打时，外部的刺激会激活荧光素酶，发出幽幽蓝光。当大量发着蓝光的夜光藻聚集在海滩，便形成了壮观又唯美的“蓝眼泪”海滩。

很多生物，像萤火虫和一些深海鱼类，都会通过发光来吸引配偶或捕食。而夜光藻发光，目的也许是出于本能地想吓退敌害。

浪漫背后的警惕

晚上欣赏完“蓝眼泪”的你，如果白天还想再去看看这片海滩，可能会大失所望——这里看上去会像工地的泥浆一样脏乱。这就是赤潮。

所谓赤潮，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，海水里某些藻类“爆发式”地增长和聚集，造成海水呈现出浑浊与浓稠的状态。这时的海水不仅裹挟着无数藻类及其代谢物，可能还会有毒。

赤潮出现的原因，通常是海水“吃太饱”加上“天气好”。当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、养殖废水排进海里，其中含有的大量氮、磷等营养物质，会给藻类提供了过度营养，此时如果水温适宜，还有风力小、阳光足、水流慢等因素配合，就会让它们疯狂繁殖。

“蓝眼泪”是缘于夜光藻大量繁殖形成，但夜光藻本身并没有毒。还有一种粉红色海水的赤潮现象，则是缘于一种血红哈卡藻的大量繁殖。血红哈卡藻也是一种常见的赤潮藻种，在福建

省部分沿海经常泛滥成灾。在《莆田市近岸海域赤潮灾害渔业应急预案》和《福州市近岸海域赤潮灾害渔业应急预案》的附录中，已将“血红哈卡藻”明确列为“有害赤潮藻”。该藻被列为“有害赤潮藻”，虽尚未被确定有毒性，但被怀疑含有溶血性毒素、虾夷扇贝毒素等，有可能具有鱼毒性效应——对鱼类造成急性或慢性毒性，会杀伤鱼虾蟹贝等动物，甚至还会让这些动物富集毒性，在走上餐桌后造成人类的严重食物中毒事件。

而且，藻类大量繁殖，会消耗掉海水中的氧气，藻类还会堵塞鱼虾的鳃，造成海洋生物缺氧窒息死亡。赤潮会让海水变臭，也会影响海滨旅游形象。

所以，让人向往的浪漫“蓝眼泪”“粉红海滩”，其实是海洋的一次警告：海洋环境正在遭到破坏，请及时治理污染，保护大自然。

前沿发现

科学家找到能节省燃料去月球的隐藏航线

一项发表于《天体动力学》杂志上的研究报告称，利用计算机模拟，研究人员找到一种地球与月球之间更高效路线的算法。通过这种能减少轨道模型计算量的方法，在模拟了3000万条不同的月球线路之后，研究人员认为，他们找到了一条引力推进更加充分的“隐藏路径”。相比之前认为的最低成本的路线，这条新发现的路线所需速度增量大大降低，可以显著减少航天器变轨需要的燃料。路线全程飞船也不会中断与地球通信。

航天器在太阳系中航行时，只有一部分时间会使用燃料推进，其他时间则依靠引力推进——这不需要燃料。研究者正是利用这一点发现了更低成本的路线。但他们也表示，目前这个结果并非地月低成本旅行的更多变量，或许还能够发现更节省燃料的轨道。

气温升高，灵长类动物普遍长胖



发福的阿夜氏猴(资料图片)

一项发表于《皇家学会学报B:生物科学》的研究发现，生活在南美洲的小型灵长类动物阿夜氏猴的体重

比25年前的个体明显更重了，有证据表明，气温上升可能是导致它们体重增长的原因。

这是首次将气候变化与现存灵长类动物体重变化联系起来的研究。

研究人员分析了1999年至2023年在阿根廷收集的180只阿夜氏猴的287次体重测量数据，发现阿夜氏猴体重增加与该地区日均气温上升超过1℃的时间吻合。他们同时分析了其他可能导致体重增加的变量，包括繁殖、食物供应增加等，最终认为，猴子生命第一年经历的较高温度，是预测后续体重增加的最佳因素。可能是较高的温度使幼猴在体温调节上消耗更少的能量，从而能将多余的热量用于增加体重。

“玻璃电池”厚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(NTU)的科学家团队，最近研发出一种超薄、半透明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，厚度只有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。研究报告已发表在能源领域专业期刊《ACS Energy Letters》上。研究人员用热蒸发法，制成一层均匀的薄膜电池，一块标准为60纳米厚的钙钛矿层可见光透过率能达到约41%，实现7.6%的光电转换效率。

研究人员说，这是同类材料里半透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最高的一档数据。简单地讲，就是把这项技术用到一幢全玻璃外墙的高层建筑上，理论上每年发电量相当于约100套四房式组屋的全年用电量。

相比于传统硅基太阳能电池板，钙钛矿电池板还可以通过调节成分，只吸收特定波长的光，同时让可见光透过去。研究成功后，该技术不仅可让建筑自身发电，还可用于车窗发电、天窗发电，甚至我们戴的智能眼镜镜片都能集成发电功能。目前研究还在测试更长期稳定性、耐久性以及更大面积上的性能。(江海 整理)